



小说连载

诗汇

时光上的牧场

春天的告别

刚杰·索木东

足麦一家在这个早晨把夺翁玛贡草原都吵醒了。深邃的天空中才有些许亮光撒下来，远山的云层还很倦怠，他家的大儿子大声嚷着：“这个不要了，城里没用处，拿来做什么啊，那个可以搬走，轻点儿。”

那会儿卡正躺在藏床上做一个梦，他梦见自己仰卧在夺翁玛贡草原，天空很深，也很蓝，太阳却并不像现实中那样耀眼。两只鹰在高空盘旋，缓慢滑翔，他看着它们越飞越高，后来不动了，像被钉在深蓝的天上。他瞪大眼睛，却猛被足麦的大儿子吵醒。卡嘟囔着骂了一声，侧过身去用被子蒙住头，足麦家的声音还是从狭小的缝隙里渗透进来，清晰而明确地喧响在被子下。

“快点，大家都快点，搭把手，把这个搬到车上去。”

前一夜，足麦请夺翁玛贡草原上的乡亲们去家里喝青稞酒，算是辞别。卡卡不想去，那种离别的场面总有些悲悲戚戚的，看着心里不是味。不过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原因要复杂得多，各种问题纠缠综合在一块儿，他自己也理不清楚。他让小儿子多吉去足麦家应付，那边不时差人过来，最后足麦在县城里工作的大儿子自己跑来了。

“阿扣卡，阿爸念着你呢，去坐坐吧，你再不去，阿爸自己就要来了。”

阿扣是藏语叔叔的意思，他这样说，卡卡不能再待着不动。

他跟着前去，足麦家里坐满了人，看见他来，足麦非常激动，眼中甚至有泪光闪

动。足麦招着手，要让他坐在旁边，他却远远地摆着手，坚持在曲学嘎玛身边坐下了。年青一点的汉子已有酒意，他们唱一段山歌，说一会笑话，把气氛调得非常热闹。笑声不时响起来，像一股浪潮在夺翁玛贡草原上四散开去。笑声之中卡不时看看足麦，他看见足麦满是皱纹的脸上笑容像被机械操控着，弯起的笑声响起时，他脸上所有的皱纹就弯曲起来，跟大伙一块儿笑。屋里的笑声弱了，那些皱纹瞬间伸展开，只留下淡淡的忧伤。

一切都不对劲，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又横亘在心里。喝下一碗青稞酒，卡卡没再继续坐下去，他拍了拍曲学嘎玛的手，悄悄离开了。

在被子里，卡卡紧闭双眼，睡眠早已远去，他只是不想清醒。

汽车和摩托的声音一块儿轰响起来了，就在它们即将开动的那时刻，卡卡掀开被子撑起身体。床边就是小方格窗，透过小窗，他看见足麦一家人坐在东风牌卡车里，车箱中装满要搬走的家具，十几辆年青人的摩托车齐声轰鸣，那是送别的队伍。

卡卡慢慢启动，开向草原，足麦一家随颠簸的车晃个不停。一些摩托在前面飞驰，还有一些紧跟在卡车后面。年青的骑手都异样地兴奋，他们一手抓住车把，一手放到嘴边，吹响尖啸的口哨，齐声吼着：“阿嘿！”这吼声表达了他们对足麦一家的羡慕，也诉说着他们对未来的心愿。

卧在早晨的牦牛群被这声响惊扰，纷纷站了起来，它们扬着尾巴，默默注视着车队在草原上奔驰，并慢慢远去。

卡卡没有说话，他只是看了看多吉，在

他的注视下多吉迅速埋下头去，不敢再提这话。他手中的糌粑吃完后跨出门口去，这是近段时间里养成的习惯，他总在糌粑的山坡上迎接夺翁玛贡第一缕阳光。

草原上东风卡车的车辙还很鲜明，青草倒伏着，形成两条泛白的线延伸向远方。

路过足麦家时，卡卡停下了脚步。这是一幢石头垒成的藏式房屋，二楼由横着的圆木架起。此刻，房门洞开，房内空空如野，被搬空的石房显得坚硬而冷清。这些石头如此坚硬、牢固，但有什么用呢？过去在牧场迁徙时，路上总能见到残留的建筑，一样是石房，却早已坍塌，只剩半截参差的残垣勾勒出房屋曾经的基本模样。那時候卡卡常爱猜想这里边住着怎样的一家人呢？他们为什么迁走？是遭遇了重大雪灾？那年月，也只有一场大雪灾可以让牧民流亡，让村庄瓦解。足麦家的房屋多年之后也必将坍塌，最初是二楼横着的圆木慢慢腐烂，长满虫蛀的孔，它们再也承受不了任何压力，在某一天轰然倒塌。那一天的夺翁玛贡草原还有牧民吗？轰然倒塌的声音也许只能惊飞几只麻雀，惊跑草地上吐洞的兔鼠和雪猪。

卡卡无奈地摇了摇头，不愿意再想下去。穿过牛群的时候他遇上了良巴。良巴是藏语疯子的意思，良巴穿着那件陈旧的僧袍，僧袍上布满着黑光的油腻和污垢，他盘腿坐在草地上，等待早晨最初的太阳。他眯缝着眼睛喃喃念叨什么，念叨一会儿，猛然睁开眼，像被惊扰了一般呆呆地看着远方，目光渐虚，失了焦点，只仿佛他凝视的并不是这现实的世界。

卡卡没有说话，他只是看了看多吉，在

尹向东

杨燕

潘敏

记者笔汇

普吉，看海

海，对于生长在高原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那种浩瀚无垠、海天一色是影像图片不能完全展示的，若不是亲眼所见，一定不能感受，所以一定要去海边亲身体验一次。

看见普吉的图片就已经被打动了，那种蓝天碧海正是我想要的海的感觉，特别是在听多了关于海南的负面报道以后，更坚定了我第一次看海一定要选择普吉的想法，查看了一些资料后，发现普吉旅游的性价比还不错。终于敲定了12月的普吉行，定了旅行社，定了出发的时间，尽管我是多么不愿意跟团旅游，但是出境游要面临的语言障碍，让我不得不妥协。

不到三个小时的航程就到了普吉，从成都到普吉，一下就从冬天到了夏天，脱下厚厚的冬装，迎接我们的是印度洋吹来的暖风。“萨瓦里卡”，用导游教我们的第一句泰语向普吉问好，心情好好的开始旅程。

坐着快艇出海，海风迎面吹来，很凉爽。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碧蓝大海，心情激动。浮潜是最期待的，穿好救生衣，跳进碧绿的海水里，船家发了几片面包给我们，手刚伸到水里，手里的面包就吸引了一大群“尼莫”鱼，这群黄绿相间的可爱的小鱼围着抢着面包，它们的嘴碰到我的手，痒痒的。戴好浮潜面罩，让自己漂在海面上，把脸伸进海里，海底的美景尽收眼底，浮潜区的海水透明度很好，珊瑚、水草，各种小鱼都清晰地仿佛触手可及。看着看着，就已经忘记了一切，眼里、脑海里就只有这片海底美景。

看够了美景，享受了船家特别提供的冰镇饮料和新鲜热带水果，我们又朝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在一处海湾，我们的快艇停了下来，这片海很平静，离我们不远处已经有几艘快艇停在那里，船上的老外在玩跳水，导游说我们也要在这里停停，会游泳的可以自己下水玩。导游的话声刚落，就听见船尾溅起的水花声，

再一看，几个团友已经在水里游了起来。他们的行动立即感染了我，我也跳进水里，围着快艇游了起来。在海里游泳的感觉就是不一样，比起游泳池畅快多了，从小就喜欢水的我，这会儿在海里兴奋得像一条小鱼。刚才浮潜时，导游让大家必须穿上救生衣，现在没有了救生衣的束缚，这样在海里游着感觉更好。

从普吉回来后，久久难忘的是情人沙滩的沙，整片沙滩的沙子都是细细的，像粉末一样，踩在上面软绵绵的，一点也不硌脚，后来看见的其他海滩都没有这样细软的沙。来这里日光浴的老外也很多，随处能看见养眼的美女和帅哥。情人沙滩的这片海也很漂亮，淡蓝色的海水，配着奶白色的沙滩，完全符合我对海滩的想象，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或是走到海水里游上一圈，都是享受。唯一的遗憾就是来这里的游客太多了，到处都是人影在晃动。

夜宿贝壳岛也是让人难忘的。在夕阳里，我们坐着快艇到了贝壳岛，一上岛，一幅夕阳映海的美丽画面便映入眼帘，海风拂过树枝，海浪轻轻在沙滩上卷起白色的泡沫花，还有远处的渔船，贝壳岛为我们勾勒出了这样一幅唯美的海岛风情。

住贝壳岛的人很少，除了我们这20多个人外，就只有几个老外，岛上很安静，可以好好享受海岛生活。早晨醒来后，去海滩上走走，光脚踩在沙滩上，留下身后的两行脚印，看着透明的可爱小螃蟹在脚边飞快的爬行，听着海浪声，捡几个可爱的小贝壳，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普吉的海很漂亮，让第一次看海的我享尽眼福，普吉让我对大海的美好憧憬变成了现实，对大海，也有了从感官到心灵的认识。离开普吉，看着机舱外的普吉岛越来越小，普吉那些美丽的海景却已经定格成了我最美的回忆，深深的刻在了记忆里。

阿婆养金鱼

遇到鸡瘟，就不好了。整个鸡圈都乌云笼罩，一只鸡萎靡不振，一个圈的鸡就跟着不振起来。阿婆拿竹在胸，办法有的是：大蒜、辣椒切碎，拌上清油，一只一只捉来，灌下。空气有蒜香荡漾，如果能加点盐和味精就更好吃了。鸡伸长了脖子长长地吞咽过程，看起来焦灼、痛苦而漫长。

这时，我家的狗也帮着着急了，安静地坐在旁边。之前，除了人以外的生物，狗都会扑腾上去，乱咬一番。面对狗的突然窜出，鸡们毫无准备，鸡屎奔泄而出，着急地扇动翅膀，跃跃欲飞，鸡毛飞了起来，又落了一地。

为此阿婆没少批评它：“你这个瘟伤，你再扑它，我打死你。”狗歪着脑袋，脑袋上的毛垂到了鼻子上，只看到眼睛在后面闪烁。阿婆觉得它听懂了，又摸着它的脑袋安抚说：“娃娃乖。”

陆续地，阿婆又养了兔子、鸭子、猫、刺猬、还有小鸟什么的。最近的一段时间，她又养了几尾金鱼。算起来，这可是她养过的所有动物中最贵为珍贵的一种。阿婆的弟弟家养着一大缸的热带鱼，每次到他家，阿婆就会在鱼缸前驻足，时不时弯腰，把脸贴近鱼缸，静静地

阿婆养金鱼

观察，用她的高度近视眼，死死地盯住，然后疑虑顿生：“这么热的水，不得把鱼煮熟了吧？”他的弟弟跟她解释，这是热带鱼，要保持水温……阿婆听得一脸认真。

六十岁以后，阿婆不再养任何动物。她时不时的讲起那头黑毛猪，待宰的时候，她对什么都无能为力，所以只好大哭了一场；那只花狗的老去，更是让她黯然伤神，她不愿再谈起；另外，为了我们，她手刃过的鸡鸭；以及不后来不知去向的兔子、豚鼠……对她来说，那都是一条条命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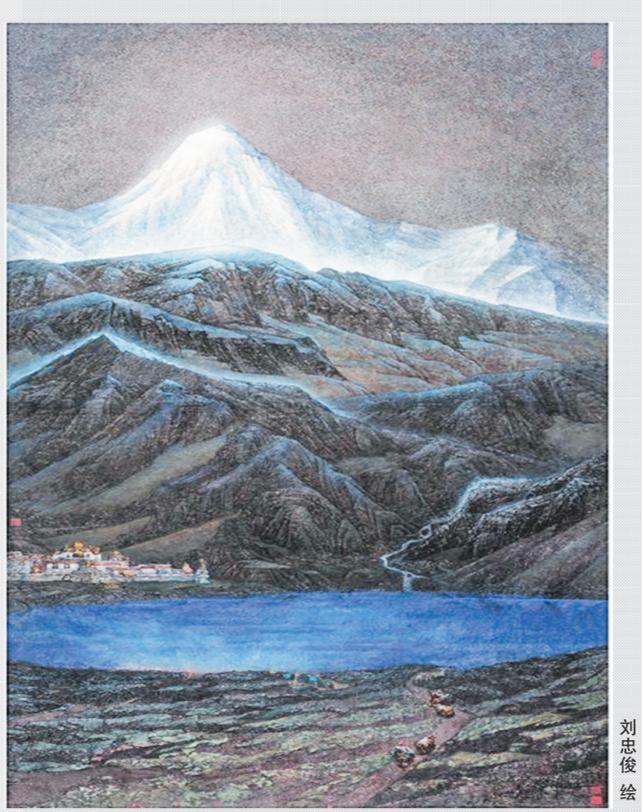
可是，紧接着，牛同学和牛大壮却从成都带回四尾金鱼。它们翻越山水，奔赴高原，不知是晕车还是高山反应，打开盖子时，几条小鱼早已肚皮朝上袒露。只有偶尔息息的鳃，能看到一丝生命的迹象。

阿婆立马收起那些零落的情绪，神医附体，当即断，洗脚盆装水，适量撒上盐，轻轻将一只只小鱼捉入盆内，像呵护秧苗一样，小鱼们也算和阿婆有缘份，顽强地活了过来。

从此，金鱼留在了阿婆的身边，住在洋气的塑料桶里。阿婆每天都用牙签打捞它们的

我凝听到道世独立的佛寺晨钟 穿越了数世轮回 我呼吸到清亮冷冽的山泉 汇入海子那一刻的永恒与安宁 还有我仰望的眸子 如雪山可染着一片干净……

南泽仁 光明生于黑暗 第2240期



刘忠俊绘

让幸福来得困难些吧

幸福因子是有目共睹的。在笔者看来，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且被娇惯惯养的人，是比较远离来之不易的幸福。

让幸福来得困难些吧！因为，来得太容易的幸福在深度、持久度及可持续发展度上，水平往往是偏低的，要想获得上述水平偏高的幸福，接受多种困难的挑战并逐一战胜之，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人的能力也是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获得检验并得到提升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此句则是以通俗易懂的例子，形象地阐释了“磨砺”“苦寒”这些困难因子对“宝剑锋”“梅花香”这些幸福因子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而无论是“接受多种困难的挑战并逐一战胜之”，还是“磨砺”“苦寒”等，都隐含着“一定长度的时间”这个要素，即足够长度的时间是必须投入的。于是，让幸福来得困难些既意味着需要付出足够的时间——有大器晚成之证。

“锻炼与不锻炼的人，隔一天看，没有任何区别；隔一个月看，差异甚微；但是隔五年十年看，身体和精神状态上就有了巨大差别。读书也是这样道理，读书与不读书的人，日积月累，终成天渊之别。”于此，足够的精力智力体力时间等付诸锻炼与读书，换来的

而急功近利者，已经在一杯接一杯地饮鸩止渴。那么多人渴望着救赎，遍地的香火就开始燃烧，站在这个荒芜的午后此刻，只能安静地等待劫后余生的苍茫大地上能有一朵花，向阳盛开。

一生的岁月究竟有多短暂，一年的时光究竟有多漫长，我的父亲，当我们从四面八方，再次聚拢你长眠的山冈，诵经、超度、祈祷，祭奠，然后又四散而去——生活，似乎还能回到原来的模样。

残雪终于消融，草地开始返绿，人世依旧如此，温厚有位诗人，独立高原，轻轻吟唱——“回得去的是老家，回不去的才叫故乡”。

静候一季葳蕤，云把影子投到地上，草地就开始变绿了，再绿一点，你就可以看到，青藏丰满的腰身。

比云更高的高原，风雪掩藏的山冈，就埋葬着，先人越来越轻的骨殖，春风吹过的时候，一些苍凉，正在散去，一些悲伤，正在散去。

那么，一年的时光，究竟是有多么的漫长？我的父亲，当我们把三百多个日夜的思念和三百多个日夜的遗忘都聚拢你的身旁，就可以看到，下一季的葳蕤，正在诵经声里，慢慢铺开。

覃思